

# 隋筆三種

章衣萍著

現代書局印行

120



## 隨筆三種小記

我將「枕上隨筆」，「窗下隨筆」，「風中隨筆」三種集爲一冊，於今年二月出版，現已再版，不能無小記。此書純爲病中消遣之作，而據今年的純粹馬克斯派的批評家看來，則病中作隨筆也是犯法的了。犯法也罷，我還不能不讓我的隨筆流行，直到我能夠健康起來，到鄉下去種田，不依賴版稅生活爲止。

還有一夥「專員」，因爲我的記載毫無忌諱，於是掇拾一二句話，

在各處小報，大施攻擊。然而我是一個不怕什麼攻擊的人。「專員」們的利害，至多不過像肺癆蟲一般可怕罷。肺癆蟲尚不能損害我的生命，旁的有什麼可怕呢？

我應該感謝「中國簡報」(China in Brief) (第一卷四期)的記者，將我的一些隨筆，選譯成英文，雖然內中不免有小小的錯誤。

續溪章衣萍。十一，五，一九三三。

枕上隨筆

壁虎有毒，俗稱五毒之一。但，我們的魯迅先生，却說壁虎無毒。有一天，他對我說：「壁虎確無毒，有毒是人們冤枉牠的。」後來，我把這話告訴孫伏園。伏園說：「魯迅豈但替壁虎辯護而已，他住在紹興會館的時候，並且養過壁虎的。據說，將壁虎養在一個小盒裏，天天拿東西去喂。」

十年前，胡適之先生的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，寄了一冊送給章太炎先生。封面上面寫着「太炎先生教之」等字，因為用新式句讀符號，所以「太炎」兩字的邊旁打了一根黑線。——人名符號——章先生拿書一看，大生其氣，說：「胡適之是什麼東西！敢在我的名字旁邊打黑線線。」後來，看到下面寫着「胡適敬贈」，胡適兩字的旁邊也打了一根黑線。於是說：「罷了！這也算是抵消了！」

某年，某月，某日，在凡爾賽和會（？）中，各國代表輪流陳說本國政府的意見，於是，中國的代表顧維鈞也站起來說：中國政府主張怎樣。法國代表克里孟梭（Clemenceau）在旁邊聽了，冷然地說：「中

「國在那裏？」

一個美國的科學家到德國去訪相對論的發明者安斯坦 (A. Einstein)。這位科學家與安斯坦從前並沒有會面過的。他進了安斯坦的研究室。時安斯坦正服了襯衫匍匐地下，似乎正有所舉動。這位美國的科學家以為安斯坦一定是在試驗什麼相對論的學理。那知道，安斯坦匍匐了一會，忽然向這位科學家說：「先生，你能幫助我找嗎？我的一張鈔票丟了！」

冰心女士在北京一個中學演講。一個學生問冰心女士是什麼派的



文學。她說：有些近於法國的高蹈派。又一個學生問：女士從美國回來爲什麼不做文章了？她說：因爲生活上沒有什麼激刺。

冰心女士的早年作品（我說是她現在沒有作品），內容只有母親和小弟弟。她早年的生活是「啞鈴式」的。這啞鈴的一端是學校，一端是家庭，中間是一條路。

杜里舒夫人到中國纔三日，便演講批評中國女子大學教育。

杜里舒夫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講演，一次的代價似乎是三十元

或五十元。講畢，她把得來的鈔票放在手中一張一張地數，數畢，然後向翻譯的瞿先生說：「你要不要分一半呢？」

「女子是鋪蓋，男子是牛。」樊先生這樣說。停一會，又歎口氣說：「我現在要做牛還沒得做呢！」

「女子是魚，男子是釣魚的。魚一釣上手，就可以放在刀板上任意的宰割了。」穆先生這樣說。

「女人有兩種：一種是老虎，一種是蛇。」S這樣說。

大家都知道魯迅先生打過吧兒狗，但他也和豬鬪過的。有一次，魯迅說：「在廈門，那裏有一種樹，叫做相思樹，是到處生着的。有一天，我看見一隻豬，在啖相思樹的葉子。我覺得：相思樹的葉子是不該給豬啖的，於是便和豬決鬪。恰好這時候，一個同事的教員來了。他笑着問：『哈哈，你怎麼同豬決鬪起來了？』我答：『老兄，這話不便告訴你。』……」

想起柯君，柯君的父親是一個守財奴，把整箱的銀子埋在鍋灶下面，柯君却是一個Marx的信徒。（他已經不在人間了罷？）幾年前，

他對我談主義，我說：「你不用談主義了，你還是回家把鍋灶下掘一掘罷。」

魯迅先生在上海街上走着，一個挑着擔沿門剃頭的人，望望魯迅，說：「你剃頭不剃頭？」

我們鄉間有個瘋子，他的嘴裏老唱着：「天上無我無日夜，地上無我無收成！」

一位女士，相信會國藩的飯後千步的格言，於是，每餐後走一千

步，一步也不少。這樣走了三個月，把胃走得墮下來了，只得送到醫院去。

某監察委員，有人去同他討論什麼事情，他總是這樣說：「好的，好的，回頭我想想看。」

詞云：  
胡適之先生在西山養病時，曾填江城子一詞，程仰之抄以示余，

翠微山下亂松鳴。

月淒清，

伴人行。

正是黃昏，

人影不分明。

幾度半山回首望；

天那角，

一孤星。

時時高唱破昏暝，

一聲聲，

有誰聽？

我自高歌，

我自遣哀情，

記得那回明月夜：

歌未歇，

有人迎。

余抄此詞匿名與陶知行先生觀之，並請其猜爲何人所作。陶云：「此適之所作也。」余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陶云：「我自高歌，我自遣哀情，正是適之本色。」

胡適之先生在美留學時，壁上懸有英文格言：If you can not speak

Loudly, keep your mouth shut. 「假如你喊得不響，不如閉着嘴罷。」

顯實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史上說：「文學者，文學也；文學史者，科學也。」

一個大學教授，因為旁人說他與女學生有戀愛，他氣極了，到醫院裏把生殖器割去，因此，竟成跛足。

一個大學教授，在講堂上喃喃地說：「我有兩個老婆：一個是鄉下人，一個是城裏人。城裏人雖然漂亮些，但生兒子還是鄉下人好。」



七年前，余在北京東城住公寓，有時甚窮，賴當衣爲活，得錢輒與陳旭至東安市場買酒，曾作詩自嘲：

今日當衣裳，

明日當衣裳。

衣裳已當盡，

只剩一空箱。

有錢沽酒飲，

無錢還賣箱。

得錢十吊五，

招朋醉一場。

一個五歲的孩子，晚上，對他的父親注視了一會，然後很神氣地叫了一聲：「爹爹！」停一會又說：「你今天還沒有叫我呢？」

首都（南京）近流行一首新童謠云：「二道毛，笑嘻嘻，三言兩語成夫妻。」（註：都人士稱剪髮女子爲二道毛。）

郁達夫在北京時，一個私立大學請他去講演小說作法。他說：「這個題目，你們最好去請美國人來講，他們講的一定比我好！」

馬一浮一日謂人曰：「君知當年寄居杭州蕭寺時，有一人能背誦杜詩全集而不遺一字者乎？此人即今之陳獨秀是也。」

梁任公在倫敦時，往訪 Gies，時 Gies 正臥病，聞公來，抱病出見，問公曰，「聞中國近日提倡白話文，公意如何？」公曰：「我甚讚成。」於是，Gies 撫胸良久，似甚憤怒。

一個國立大學的教授，氣憤憤地說：「胡適之提倡白話文學，白話文學是反革命，所以胡適之是反革命。」

某「詩人」在大學講堂上教學生看女人應該從腳跟看起。

「大學嗎？大學不過養了一些大飯桶，造就一些小飯桶罷了！」

陳柱尊先生在暨南大學的講堂上說：「白話有什麼難處！譬如詩經上說：『麟之趾，振振公子。於嗟麟兮！』改爲：『麟的趾，振振公子，於嗟麟呵！』就得了。」

（附記）胡適之先生曾譯「麟之趾」爲白話，如下：

「這些公子爺們呵，

總算麟的一條腿呵，——

可憐的麟呵！」

疑古玄同說：「凡愛攝影者必是低能兒。」（見半儂談影）

八年前，魯迅在紹興館抄寫六朝墓誌，我問他目的安在，他說：

「這等於喫鴉片而已。」（見半儂談影）

汪靜之在上海街上逛着。一個皮夾被扒手扒去了。皮夾裏有兩張當票，一封周作人先生的來信。過了幾天，他接着一封信，是一個不

具名的人寄來的，裏面封着當票和周作人先生的來信。

「沒有老婆的時候母親好，有了老婆，老婆好了。」一個老母親很不平地這樣說。

S與L在一處談話，後來M女士來了，S說：「男子是文明的創造者。」L也附和地說：「女子在文化史上位置是很低的。」於是M女士憤憤地說：「男子是文明的創造者，一切的男子却全是女子生的！」

在北京，我同曙天，沆業，仲民去騎驢。阜城門外的驢子很少。一個老年的驢夫拉了一條驢來了，然而不是跛足的。我問：「驢子都那裏去了呢？」老年人抬起朦朧的眼，說：「你老還不知道，不是反過了嗎？驢子都給反掉了。」（註，那時正在國奉南口之戰後）。

凡在上海「圖畫時報」上登照相的女生，全是某校的「高材生」。

幾年前，黨家斌有「小尼采」之名。今年相見於上海。忽然聽說他已結婚了，而且愛人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。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情。

北京女學生罵男學生的口號：「討厭！」「該死的！」「缺德  
叭！」等等。上海的女學生如何，待考。

一個江蘇的大教育家說：「如果平民全識字了，誰還肯來拉洋車  
呢？」

吳建邦博士從比國回來，道經莫斯科，到北京，他對我說：「俄  
國有什麼好！莫斯科的街道，革命以後就沒有掃過。共產主義完全失  
敗！」



「女人呀！你千萬不要愛已經失戀過的男人！」

「男人呀！你千萬不要娶『女作家』爲妻！」

余女友某，曾作憶江南詞，詞云：

南柯夢，

夜夜到巫山。

尋遍檀郎無隻影，

一輪明月到欄杆。

雞報夜將闌。

在家鳳佩蘭的讌席上，劉廷芳博士見余至，即援筆書云：「嗚呼！君不見衣萍桃色的衣裳，產出多少歌士德利亞！」

陳旭與余於某年夏日在南京遊玄武湖，時荷花盛開，忽然大雨驟至，曾得句云：「風吹綠葉千層翠；雨打荷花萬顆珠。」

陳獨秀做文章時，有奇癖，常用手摸着脫下襪子的赤足，然後放到鼻孔上聞其臭味，這樣，文章便滔滔而來了。（幾年前在鐘鼓寺胡

適之先生家聞章洛聲說。）

一個男訓育委員問學校裏的一個女學生：「你臉孔這樣黃，你結婚了嗎？」

我總忘不了我的病，於是我的病更纏綿着了。Anton Tchekhov 曾記過這樣一個人的事情：

「Z到醫生那裏去，醫生檢查他，發現他有心臟病，Z猝然改變生活態度，喫藥，老是說着他的病；全鎮都知道他有心臟病，他所請來的醫生們也說他有心臟病。他不結婚，不去看戲，不喝酒，走路的

時候也走得非常慢，幾乎連吸呼都害怕了。十一年後他去莫斯科，他在那兒訪着了一位心臟病專家。這位專家發現他的心臟一點也不壞，很健全的。Z快樂極了，但是他已不能返到常態的生活了，因為他過慣了早睡，遲行的生活，如果有人不說他有病他就惱了。惟一的結果就是他從此痛恨醫生——除此外沒有別的。」

從嚴州至屯溪，舟行徽河，河身曲折，石灘甚多，地理家程鐵槐曾爲口誦一白話詩：「一灘又一灣，一灣又一灘，灘灘都在灣中間。」又，古人曾有詩詠斯河：「上岸有山皆臨水，下灘無石不橫舟。」

「到銀行去取錢時，本來這錢是自己存的，也要看銀行小鬼的臉孔，好像受他布施似的。」

一個有名的經濟學家說：「如果中國共產了，把全國的銀錢大家均分，每人只分得兩元。你想，怎樣夠花呢？」

「處世的最好法子，是：瞧不起人。」L先生說。

一個教授愛上一個女士，這個女士不肯嫁他。於是，這個教授帶了手鎗，跑到這個女士的家裏去，就地打滾，嚷着自殺。後來，這個

女士終於嫁給教授了。

「回到北京呀，就是吃窩窩頭也情願的。」

「中國的女學生跳而不舞；梅蘭芳舞而不跳。」幾年前，劉廷芳博士對我這樣說。

在夢中，我看見小方，還有一個女朋友。我說：「小方，我病得這麼久了，你也不來看看我！」她說：「你看，我的眼睛哭得這麼紅，你也不來看看我！」

女人的微笑，會改變人們的人生觀的。但革命家的鮮血，不過改變了世界上的旗幟和符號。

「上海法租界有糞頭名朱德春者，業此幾十年，積資達三十餘萬。」

沈先生到某教會中學去講演，題目是青年的煩悶。講演詞分三段：

(1) 青年爲什麼要煩悶？(2) 煩悶的種類。(3) 怎樣解決煩悶。洋洋數千言，發揮盡致。講畢，學生們來告訴沈先生：他們並沒有煩悶。於是，沈先生很生氣，他覺得教會教育是失敗了，因爲學生不懂

得煩悶。

某詩人想寫封情書給頗負盛名的「文壇前輩」的某女士，寫了一年多了，這封情書還沒有寄出去。

東京的中國女生宿舍裏的四川女生氣憤憤地說：「我再也不能住在這樣小鬼頭的日本了！就是我們四川一省，也比這小鬼頭的日本大得多！」

一個俄國人曾批評徐志摩的文章，給了他一個絕妙的評語：「有



點糊塗，不大清楚。」——真對，徐志摩的文章，的確是「濃得化不開！」（看「新月」第一卷十期。）

陽歷新年，各機關張燈結綵，一個江灣路上的汽車夫，氣憤憤地說：「外國人過年，中國人都出力幫忙，中國人過年，（按，指陰歷年。）外國人一點也不肯幫忙。你瞧！外國人多壞！」

一個教育家，怕自己的女兒同旁人戀愛。每天他的女兒坐包車到學校去，晚上仍舊坐包車回來。這個教育家每天晚上把包車夫叫到房裏去，悄悄地打聽自己的女兒半路上有沒有同男人說過話。

「娶女人最好應該兩年一換。」一個小文豪如是說。

C與W去逛俄國妓女。W是不懂英語的。爲了要讚美這俄國妓女，在未去以前請C教了他兩點鐘英語。W要C把「你的眼睛多麼好看啦！」「你的手多麼白啦！」「你的身體多麼胖啦！」等等譯成英語教他。

「上海一埠之中醫，爲數約二千人。藥肆三百家。平均每日藥方，約一萬張。嚴冬盛暑，猶不止此數。即以胡慶餘堂一家而論，日

亦五百張左右。若言西醫，登記者僅四百三十餘人。統計上海，有藥房二十五處。每一藥房，每天以藥方二十張計，每天祇四百張。」

周作人先生說：「就是中醫醫得好病，我也絕對不請教中醫。」

一個小學的女教員同一個男小學教員戀愛了八年，什麼都預備完全，只剩下~~了~~了。（有的說，早已~~了~~過哪！）忽然這時節，這女教員收到男教員家裏來了一封信，是一個鄉下女子寫的，說：「你什麼東西不好要，爲啥只要我的丈夫哪？」

一個大學教授，他每月薪水有二百餘元。他却告訴他的妻，每月薪水只有一百元。於是，他按月把一百元完全交給他的妻，然後，他從他的妻那裏按月領二十元零用。

茅盾未出國時，寓於上海某處之三樓，與魯迅所居之三樓相對，時茅盾正艸「動搖」「追求」等小說，常深夜失眠，遙望魯迅之居，仍燈光輝煌，於是喟然歎曰：「亦有失眠似魯迅，不獨失眠是茅盾！」

編古廟集，在晨報副刊中，重見「桂珍」所作一詩，此與他年考據有關，錄之於下：

我願不想思，  
還我孩提心。  
心如雪兒潔，  
整夜在甜睡。

有願不想思，  
颯然落大海。  
心肝化爲水，  
魂魄飛上天！

一個醫院的院長說：「住醫院同住旅館一樣。住一天，要一天的錢。」

蘇曼殊的小說殊不佳，其詩與小品文，誠足以表現其孤零之身世，與淒涼之境遇，然瑣瑣碎碎，亦不足以稱大家。然晚近景仰之者實多。前聞北大某女士曾高懸曼殊像以示崇拜。一日，余問周作人先生，曼殊所以受世人意外之崇拜者，其故安在。作人先生曰：「曼殊之所以受人崇拜，或不以其作品，而以其品格。蓋晚近清高之人太少，卑污之人太多，此曼殊之所以受多數人士所景仰歟？」

疑古玄同先生善言辭，有「話匣」之名。出口滔滔，俱成好文，且學問淵博，當時罕匹。然終日僕僕道途，著作不多。胡聖人評之曰：「疑古玄同議論多而成功少。」黎錦熙先生評之曰：「玄同之所以做不出文章，因為心裏有苦悶的象徵。」

一個前清的舉人，他每出門，見天上有雲，便趕緊回家，穿上雨鞋，帶了雨傘。一年四季，全是這樣。

幾年前，陳仲子從俄回，訪胡聖人於鐘鼓寺。聖人曰：「子方從俄回，亦將有以教我乎？」仲子曰：「俄國之情狀，一言以蔽之，

曰：貧而樂。」（新論語之第幾章）

一個虛無主義者，說是人生無趣，要自殺了。於是，某年，某月，某夜，邀了幾個朋友在一處聚餐，席上，這位虛無主義者說是人生無趣，今晚一定自殺了。大家都覺得慘然，一位最年青的朋友，忍不住哭起來了。於是，這位虛無主義者說：「如今，有人爲了我自殺傷心，我是決不自殺了。」

本年四月初，屯溪爲朱老五部所劫掠，數里長街，悉付一炬。民國日報某日所載朱匪行爲，大有梁山泊好漢風味，因錄之：



朱匪原僅百餘人，嗣將張家灘，殷家園，烏石鷗，盧村四地人民自衛團槍奪去，攻陷祁門，休甯後，釋放囚犯，多附從於匪。遂使匪數驟增至三百餘人。匪用紅綢或紅布，圍裹腰間或斜背肩膀間，狀如軍隊中之值尾帶，用作記號。上書「有錢都歸我，窮人隨我來」兩語。類似標榜其豪俠主義者。所劫現款甚多，因攜帶累贅，特定以百元易金一兩標準，召人兌換。但殷實多金者，大半早已逃走，故結果現洋仍無法變爲金葉也。匪樹大紅旗，上書天下第一軍字樣。所到之地，張貼布告，原文云：「住草屋者是吾民。住瓦屋者是吾仇，不能混的隨我來！」……

陳旭於某年遊鍾山，襟帶野花一枝，至絕頂而隨風飄去，乃得句云：「來此絕塵爾自去，無復踪跡到人間！」

孫伏園身材矮小，甚像日本人。一天，在北京戲園內看戲，一個不相識的人同他攀談，他不睬。於是，旁邊的一個茶房說：「他是日本人，——日本人是很難說話的哪！」

王魯彥本名忘我。在北京時，貧甚，想在某部謀一小位置，因某部非有大學文憑不行，於是向他處借得一文憑，其人名魯顏。部中同

人均呼王爲魯顏。後，王恆用魯彥之筆名(Pen-Name)作文，而忘我一名，幾於無人知之矣。

小說的好壞，決不能拿字數的多寡來定比例的。中國人是根本不懂得短篇小說的，他們看慣了那些亂七八糟的章回小說，於是，現在，有人迎合這種惡劣心理，又做「二十萬」「三十萬」字的小說來騙人了。其實，沒有理想，沒有經驗，就是做了「三百萬」「四百萬」字又有什麼可取呢？真是合我們家鄉的土話：「鄉下姑娘的裹腳，又臭又長！」

「專講結構，佈局，決不會做出什麼好小說的。」魯迅先生說。

如果我袋中的五元鈔票今天用去了，明天，我不也是無產階級了嗎？我們都是窮苦無告的無產階級哪！

傳說張作霖當第三次入關時，傳集兵士們訓話，說：「這次入關，誰再嘴裏讓：『媽的個肥子』就得鎗斃！」

叭兒狗啦！你們只會吃，只會喝，而且只會在你們主人的面前打滾！

革命的文學家說：「阿Q的時代已經死了！」但是現在是什麼時代呢？俄人伊鳳閣（前北大教授）曾批評「阿Q」，他說「阿Q」的缺點是有世界性的，不但中國的辛亥革命時代會有這樣的人物，法國革命時代，俄國的革命時也難免有這樣人物。——我想，就是將來中國革命黃金時代，也難免有這樣人物，「阿Q」的人性的缺點是有永久性的。

王品青青年早死，朋輩皆惜之。品青生前曾擬刊其所作詩爲一卷，名曰萍水詩集。然僅見目錄，未曾出版。語絲曾載其萍水曲一

詩，哀豔可列入子夜歌之林。記之於下：

郎作水上萍，

儂作池中水；

聚散縱隨風，

終在池水裏。

郎作池中水，

儂作水上萍；

池水有時涸，

浮萍亦無生。

十五年八月五日申辰有北京電一條，其文曰：「京察廳新例，犯接吻者，男子處四十元罰金，或四十天拘留。」

余曾三過嚴子陵釣台，以舟未停岸，故未往遊，然從舟望岸上釣台高在山際，離水甚遠，不知當日嚴子陵如何垂釣也。祖父生前曾告余，嚴子陵釣台上，有一個轎夫題的一首白話詩，如下。

好個嚴子陵！

可惜漢光武！

子陵有高台，

光武無寸土！

汪靜之與符竹英未結婚時，汪在杭州第一師範讀書，符在杭州第一女師讀書。汪曾一天寫十一封信給符，快信，掛號信，平信全有。後來，這些信全給女子師範校長扣留了，並且請符去談話。符很乾脆的說：「沒有什麼話可談，還我的信好了。」

「假如我是女子，我一定去當妓女的。」一個男青年這樣喃喃地說。



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問她的父親：「爹爹，我幾時出嫁呢？」

陳鐘凡對學生說：「暨南自章鐵民汪靜之提倡戀愛文學，搗亂之後，校風百年難復！」

古廟中的楊大可君是一個奇人。他常同我們出去逛。假如這一天一走出廟門，楊君就大聲嚷着：「洋車！洋車！」旁人說：「走走吧！」楊君便嚷：「呸！誰來走路？」我們知道他袋中是有錢了。他袋中沒錢時，旁人要坐洋車。他說：「走走也好！走走活動血脈！」

章鐵民請吳建邦去吃飯，說是自己動手燉牛肉請他。等到吳建邦去的時候，他自己正在大嚼剩餘的牛肉湯，而且，抬起油湯滿唇的臉，對吳建邦說：「你爲什麼不早來，牛肉剛纔吃完了！」

詩人愛羅先珂在日本時，曾著了幾冊童話。（魯迅譯的桃色的雲，即愛羅先珂在日本作的。）後來，他被迫離開日本，却把那幾本童話的版稅全送給一個他所心愛的日本女人，而且，這個日本女人，據說並不愛他。

William Hunter 臨死時說：「假如我有紙和筆，而且有能力寫了出

來，我一定說：死是怎樣美麗而且舒服的事情哪！」

柳翼謀先生在東南大學講中國文化史，說：「唐堯之時，五日一風，十日一雨，無疑的，實在有這樣事情！」

真理嗎？真理是什麼東西呢？George Brandes說：「在Novalis看來，真理（truth）是詩和夢；在雪萊（Shelly）看來，真理就是自由。」我想，在其茨（Keats）看來，真理就是美（Beauty）。真理嗎？真理實在沒有這件東西。

胡聖人曾爲余友寫扇，云：「爲學要如金字塔，要能廣博要能高。」友以扇示余觀之。余曰：「此聖人之言也。若余凡人則不能。不如云：爲學須如繡花針。針頭雖小能殺人。」（新論語之又一章。）

鐵民與余同住關雞坑時，實在窮得不亦樂乎！某日，爲鐵民生辰，余作一詩，以寫當時情狀：

爐中火冷，

囊裏錢空，

今朝是鐵民生辰。

起來，  
買一個饅頭，  
當做蟠桃，  
祝鐵民長壽。

還私語：

願討債的人兒，  
今朝不要來！

余在南京讀書時，常持書一卷，在街頭閱之。彼時余年方十八，

鬍子却已如蔓草叢生，故時倩匠人剃去。陳旭會作打油詩嘲余：

街頭看書假名士，

剃了鬍子充少年。

S聽說私生子全是很聰明的，因此，他對他的妻說：他一定得去夾個姘頭。

三年前，在北京時，一天，一個北新書局的小夥計問我：「現在不是很久很久不下雨了嗎？爲什麼周作人先生的齋還叫『苦雨齋』呢？」

C先生常常對人很神氣的說：「我的老婆真可怕哪！我告訴她：『我的臉上長了一個小瘡了。』」她便說：「還好。還沒有長疔瘡呢。」我告訴她：「我今天在外面捧了一交。」她便說：「還好。還沒有捧死呢！」」

魯迅先生的母親，周老太太，喜讀章回小說，舊小說幾於無書不讀，新小說則喜李涵秋的廣陵潮，雜誌則喜歡紅玫瑰。一天，周老太太同魯迅先生說：「人家都說你的吶喊做的好，你拿來我看看如何？」及看畢，說：「我看也沒有什麼好！」（孫伏園說。）

李守常未被捕以前，我的一個朋友葉君去看他，談起胡適之先生，時適之先生正擬由英赴美。守常說：「我想寫信給適之，叫他還是從西伯利亞回來了罷。不要再到美國去了。因為到了美國，他的主張也許又變了。」守常說這話，因為他正在晨報副刊看見適之先生和志摩的通信，有恭維俄國的話。但說這話不到幾天，守常就被捕了，後來處了絞刑，前年我到上海，偕小峯訪適之先生於極思非爾路。我把守常的話告他，並且問他遊歐美以後的見解。胡先生說：「我覺得還是美國有希望。俄國有許多地方全是學美國的。如：（1）工廠式的管理法。（2）廣告式的宣傳。（3）買賣人的訓練……」



不記得是歐洲那一個批評家說的話了，好像是說：莫泊三的作品，不過是些「事實與事實」(facts and facts)而已，巴爾紮克的作品却能「深入人生」(Deep in life)。

中國文豪們的世界文學智識都是從歐美日本的幾種雜誌報紙得來的，他們只懂得些人的名字和書的大綱(outline)。

政客軍閥失了勢便要出國，文豪詩人挨了罵也要出國。然而文豪詩人終於不能出國，原因是沒有錢。嗚呼！可憐的中國的文豪與詩

人。

鄭乘壁將廢名的一篇浪子筆記譯成德文，登在德國雜誌上。仲民寫信問我：廢名是什麼人？我雖然知道，但是不好說。因為廢名就是廢名，他自己已經廢了名，旁人又何必「蛇足」。

Karl Marx 說：「宗教是人們的鴉片。」

中國青年思想，以五四運動前後變動得最利害。那時的青年，大家嚷着反對家庭，反對宗教，反對舊道德，舊習慣，打破一切的舊制

度。我在南京暑期學校讀書，曾看見一個青年，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，喚做「他你我」。後來到北京，在北大第一院門口碰見一個朋友，借了一個剪髮女青年，我問她：「你貴姓？」她瞪着眼看了我一會，讓着說：「我是沒有姓的！」還有寫信否認自己的父親的，說，「從某月某日起，我不認你是父親了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是平等的。」鐵民也是否認過自己父親的一個人。但是當一九二一那年，鐵民的父親在家鄉死了，他在北京，因父死未葬，家人促其歸，而鐵民竟因貧未能歸。作孤兒思歸引，情調甚慘，記之於下：

嗟嗟遠遊子，

父死未能歸！

阿母哭靈前，  
生妻啼空帷。  
弱弟無人教，  
長日傍柴扉。  
更有幸災人，  
旁觀道是非。  
吾父善作詩，  
人稱七步才。  
吾父擅風雅，  
園花皆手栽。

吾父好讀書，  
累累委塵埃。  
吾父愛大兒，  
阿儂終未回！  
憶父病重日，  
思兒心轉急。  
三日一長函，  
一日三歎息。  
此歎最傷心；  
此意有誰識？

自知病已危，  
不克保朝夕。  
勉強作歡顏，  
惟恐家人泣。  
血衰手已顫，  
猶效健時筆。  
囑兒『且勿還，  
吾病痊有日。  
病死亦常事，  
願兒勤努力！』

此書在中途，  
吾父已長辭，  
吾當父死時，  
身上無完衣。  
躑躅風塵道，  
腹中長苦飢。

……  
嗚呼哀哉！

……  
父在日，

我遠離；  
父病苦，  
兒不歸！  
生不能養，  
死不及訣，  
孤兒淚，  
何時歇！

一個老太太，住在二層樓，她的女兒，住在三層樓。這位老太太是反對開窗的，因為開窗怕要傷風。可是終於傷風了，於是抱怨她的



女兒，說是，因為她的女兒住的三層樓整天開窗，所以她傷風了，因為風是會轉彎的，可以從三層樓轉到二層樓。

據書店老板說：奉天，洛陽，開封，山東等處，新書銷得最多，滬杭等處却不行。——最貧窮最受壓迫的地方的人們是最肯讀書的。

前幾年，周作人先生徵求猥褻的歌謠，我曾寫了一首通行績溪、三都的歌謠給他。這首歌謠實在有點猥褻！

挑野菜，

趕野鴨。

爾瞞倒，

俺來插。（「插」讀如「擦」。）

據說，有些留學生到日本去，只是關起房門來純牛肉吃的。中國之大，何處不可吃牛肉，又何必到日本去呢？

一個女朋友問我，我在情書一束裏寫得那樣猥褻，爲什麼不害羞。我說：「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害羞的，因爲我是一個文人。」  
(I am ashamed of nothing-I am a writer: it is my profession to be ashamed of nothing but to be ashamed.)想起 George Moore 在他的一個青年人的懺悔

裏也有同樣的話，所以便記了下來。

L先生說：「辛亥革命那年，南方組織北伐軍，於是有許多女同胞去從戎，組織女子北伐隊。後來，到前敵去，聽見大砲一響，這些女同胞都躺在地下，嚇得不敢起來了，於是，只得讓男同胞背了回來。」

春天到了，兵們又要打仗了，等到他們的戰馬的足跡已乾的時候，農人將提了鋤頭來把這些足跡鋤平，而且，撒下他們的種子。——可憐的中國呵，你是有光榮的，因為有這許多勤勞而且忍耐的農人。

幾年前，錢玄同先生（不是疑古玄同先生，那時疑古玄同先生還不會出世！）曾對朋友們說：「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鎗斃！」胡適之先生說：「好，等你到了四十歲，我將送你一首詩，叫做手鎗！」前年是錢玄同先生四十大典，北京「語絲」同人曾擬出特刊，後以時局關係，「語絲」南遷，致未果行。胡先生曾作亡友錢玄同先生成仁週年紀念歌，錄之於下：

該死的錢玄同，

怎會至今未死！

一生專殺古人，

去年輪着自己。  
可惜刀子不快，  
又嫌投水可恥，  
這樣那樣遲疑，  
過了九月十二。  
可惜我不在場，  
不曾來監斬你。

今年忽然來信，  
要做「成仁紀念」，

這個倒也不難，  
請先讀封神傳。  
回家先挖一坑，  
好好睡在裏面，  
用草蓋在身上，  
脚前點燈一盞。  
草上再撒把米，  
瞞得閻王鬼判，  
瞞得四方學者，  
哀悼成仁大典。

年九月十二，  
到處念經拜懺，  
度你早早升天，  
免在地獄搗亂。

Bernard Bosanquet 說：「我們的世界，存在於我們心的媒介中，很像一所房子，用意象和感覺的材料造成的。」（the world, then for each of us, exists in the medium of our mind, it is a sort of building, for which the materials are our ideas and perceptions.）

接到半農先生來信，說「許久不做文章，快成沒字碑了。」想到許多朋友多爲生活的艱難而投下筆，實在是令人嘆息的事情。然而創造社還咬着說，語絲社的人全是小資產階級，有閒階級，這種冤枉只有天知道罷了。半農先生的揚鞭集中我最愛有一首詩，這首詩的題目也忘記了，（揚鞭集又不在手頭。）但記得這首詩中每一節的末尾一句全是「教我如何不想她？」這當然是首情詩了。然而半農先生說：「生平不曾有過情史。這個她究竟是誰呢？是人呢？是神呢？也許人心中都有這樣的——ness吧。」

是 Arthur Symons 罷，說 王爾德 (Oscar Wilde) 有詩人的傾向，但是



不能算是一個詩人，有藝術家的傾向，但是不能算是一個藝術家，有聖者 (sage) 的傾向，但是不能算是一個聖者。然而可憐，我們却連這些傾向的人也沒有。

某年，蔣夫子訪胡聖人於鐘鼓寺。時北京政客官僚正想伸足教育界，而教育界正在索薪，於是蔣夫子曰：「北京的教育界是一個處女。有的人想強奸她；有的人想和奸她。」聖人笑曰：「不然，北京的教育界是妓女。有錢就好說話，無錢免開尊口。」

(新論語之又一章)

曼殊斐兒在她的一九一五，正月一日的日記上說：「我今年有兩種希望：寫些文章，賺點錢。」（For this year I have two wishes to write, to make money.）我從前看見徐詩哲介紹曼殊斐兒的文章，以為她是一個不食煙火的仙人了，如今，看了她的日記，總明瞭她是一個有真心的老實人。

柏烈偉（S. H. Polevoy）先生來信，說「北平現在除了周作人先生之外，幾乎找不到一個理想家或文學家。」想到周作人先生，我的衰弱的病的心中也充滿了喜悅了。苦雨齋主人是我的師友中最可敬愛的人。戈爾特堡（Isaac Goldbery）批評藹理斯（Havelock Ellis）說，「在他裏

面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，「這句話實在可以拿來移贈周作人先生，雖然我們的周先生一定很謙遜地不承認，在中國，精研外國文學的淵博如周先生的是沒有的，而且，也可以說，很少人如周先生的勤於執筆。他的小品散文可說是受了 Charles Lamb, George Gissing, 一流人的影響的，就是他的詩也一點不帶中國舊詩詞的傳統氣。小河一詩到如今還可以說新詩中的絕作。我說，周作人先生是一個「叛徒」，這因為周先生有愛打架的皮氣，——新學者的擁護溥儀，新文人的侮辱女性，藝術家的「鬧戀愛」，甚至於街頭巷口的「狂」什麼文豪的胡鬧，這，於苦雨齋主人有什麼關係呢？然而我們的周先生却不惜拿起筆來同他們鬥，真是有愛打架的皮氣，據說馬裕藻先生也曾這樣批評他。——

然而，創造社的馮乃超却說他是「學託爾斯泰的卑污的說教」，真是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」呢？

留  
下  
隨  
筆

余幼時，聞祖父言關於江慎修戴東原傳說甚多，當時曾隨筆記錄，成一小冊，今已不知散失何處。江戴二公爲吾徽近代大儒，流風遺迹，尙多印於故鄉父老心中。今僅記二公相見傳說一則，亦祖父所口述者，蓋近於神話矣。

戴東原從休甯去婺源見江慎修。

戴當時年輕，自恃才高，頗有看不起江慎修的意思。

戴走近江之故鄉約里許，忽見一士，迎面而來，說：「來者莫非休甯戴東原先生？」

戴大驚，問：「我是戴東原，你怎樣知道？」

來人說：「我乃江慎修先生門人是也。吾師前日告我，今日此時，有休甯戴東原先生來此相訪，命我遠道來接，所以知道……」

於是，戴喟然嘆曰：「江慎修之學，我不如也！」滿腔傲氣，至此盡消。

於是，戴未見江慎修前，趕快去寫了一個門生帖子。

從此，戴從江問學數年。

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後，中卷下卷竟一擱十年，不會出版。（中卷，下卷稿子均已寫成一部份，未完全。）數年前在北京時，有一天，苦雨齋主人周作人先生曾微笑地說：「我有一個法子可以叫適之將哲學史大綱寫成。這法子名叫適之到西山去住，然後請王懷慶（那時，王懷慶似乎正在北京以軍權維持治安。）派一連兵士守住他，不許他下山，不許他會客，不許他談政治。這樣一年兩年，哲學史大綱就可完全寫成了。」去年我在上海，看見適之先生，問他的哲學史大綱寫得怎樣了，他說因為手邊沒有參考書，所以還沒



有寫好。我將周先生說的笑話告訴他，他聽了，微笑地說：「那也好，可是要讓我把參考書全搬了去。」

烈士鄒容在日本留學時，那時是汪大燮做駐日公使，據說，有一天，鄒容一些人去告訴汪大燮，說是日本的飯菜怎樣不好，想吃中國火腿。汪大燮聽了，信以為真，遂送了一隻火腿給他們。鄒容一見火腿，忽勃然大怒，從袋裏摸出一把日本短刀來，用力猛刺火腿無數次，大聲地說：「這火腿一定是滿洲人送來的！滿洲人是什麼東西！我們要吃他們的什麼火腿！」

江亢虎幼時，善吃乳。請來一個乳媽，他放開嘴來一吮，乳就沒有了，接連換了五六個乳媽，乳總是不夠吃。於是，江的家人乃替他取了這個「亢虎」做他的名字。

一個教育總長，四十歲了，還沒有兒子。娶姨太太呢？不行！因為他是個名流。然而，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！」「無後」究竟是不行的！總長想出一個妙法，買了一個妙齡女郎，却不肯先受用，說是這個女郎沒有教育，把她送到老家裏去，叫母親教了兩年，然後帶出來，變成正式的姨太太。

孫少侯，爲籌安會六君子之一，舉世唾罵。然孫後頗自悔。胡景翼在河南，孫往從之，貧困而死於開封。朋友柯君告我，少侯在滬時，時往謁陳獨秀，與陳談主義，陳頗厭之。一天，孫往謁陳，陳大怒，說：「你以後再來，我將從窗裏投你出去！」

胡景翼督理河南時，慷慨好客，天下之士皆歸之。然門下士亦極複雜。有人往謁胡，置大衣於客廳中，及出，大衣已不翼而飛矣。

胡景翼由河南赴京，京之河南人士開會歡迎他，大家演說，恭維胡景翼，胡體甚胖，不耐久坐，就在恭維聲中，昏昏焉睡去。

李彥青被殺。孫伏園之子惠迪年方八歲，問伏園曰：「李彥青是什麼人？」伏園答：「是替曹錕洗腳的。」惠迪又問：「他爲什麼被殺了？」伏園答：「他替曹錕洗腳，所以被殺了！」

孫惠迪在孔德小學讀書，他回來告訴伏園說：「喜歡同男孩子玩，不喜歡同女孩子玩。」伏園問他：「爲什麼？」他說：「因爲女孩子計策多。」

胡子承好佛，他在徽州任第二師範校長時，曾請一個和尚到學校

裏去演講。這和尚正在講經時，小便急了，不敢下台，就方便在褲裏，講台上全濕了。然而胡子承還以為這和尚道行很高，學生們也佩服到了不得呢。

我在中學讀書時，一個教數學的教員，他從前在大學讀書，遇着考試，曾打過夾帶，方法很妙，聽說是把代數的公式，抄在頭風膏裏，貼在頭上。然而，這方法，後來是失敗了，為監考的人查出來，而且記了過。這教員自己是碰過釘子的，所以對於我們的考試特別利害。有一次學期考試，在他上課時，我們全級學生頭上都貼起頭風膏藥，於是這教員大窘，臉都紅了。

章士釗在倫敦時，曾以所作英文「農業救國論」投諸彼邦「泰晤士報」，函去既久，竟不獲登，於是，章士釗大生氣，寫信去說：「我是中國的 Ex-minister，你們爲什麼竟不登我的文章？」

吳淞福致飯店西人某爲余言，有一天一個美國水兵坐黃包車到飯店，下車後，美人匆匆地從袋裏掏出車錢給車夫，車夫拿來看了說：「先生，這角子是銅的。」美人拿回一看是一塊美國金幣，約合中國銀元五元云。

一個五歲的小女孩，生了幾天病。家裏沒有人理她，只有她的父親，時時抱抱她。後來，小女孩病好了，於是說：「這幾天，誰待我頂好呢。爹爹待我頂好，我嫁給爹爹吧。」「呵呀！你這不懂事的小女孩，爹爹怎麼可做姑爺呢？」娘娘說。「你不要說，你不要說，媽媽聽見會生氣咧。」小女孩連忙搖手。

那天姊姊姓笙之五歲女孩，名小桂，一天，一個人坐在小椅上嘆氣，旁人問她爲什麼嘆氣？她說：「我什麼都好看，只有鼻子太小了。唉！」

一個大學校長，夫婦俱是受過美國高級教育的人。彼此感情極好。只有客人來的時候，夫婦同去見客，談天，而且顯出很親愛的樣子。客人走了，他們彼此又一聲不響了。這樣的啞夫婦，聽說已經同居了二十年了，但是沒有孩子。社會上還以為他們是很有名人物，教育界的模範呢。

陳望道先生，住在閩北時，一天，寓居的左近大火，望道先生趕快跑回家中，什麼也不管，忙拿了一枝自來水筆，一把牙刷，匆匆忙忙地逃出去。



熊希齡言，清乾隆爲宮中漢人傭婦僂大姐所生，今熱河行宮尙有  
所生之小屋遺跡。

南京東南大學的前面，有一座新建的圖書館，名「孟芳圖書館」，  
係齊燮元捐十萬元建築的，孟芳據說是齊的父親的名字。當時，東南  
大學派人去募捐，齊燮元侃侃而談地對他們說：「學生讀書要什麼圖  
書館？書不在多而在精。譬如說政治罷，我平生只讀兩本書，一本管  
子，一本孟德斯鳩的法意。夠了，只有兩本書已夠運用無窮了！學生  
讀書何必要許多參考書？」

某次，奉直之戰。離北京城四五十里遠，正砲火橫飛，北京城隱約可聞砲聲。時周自齊正做國務總理。於是，雙方都派人向他要錢。奉方的代表來了，周自齊說：「快打罷，打贏了，北京城全是你們的；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；」直方的代表來了，周自齊也說：「快打罷，打贏了！北京城全是你們的！要多少錢就有多少錢！」

張宗昌有一次在北京對兵士演說，慷慨激昂地說：「他們說帶兵的要大學畢業，什麼烏大學！我老子是綠林大學畢業的！他們又說打仗要看什麼軍事學！什麼烏軍事學！我老子全不懂得！我老子有兩句打仗要緊話，兄弟大家記者：「敵人來了，咱們就跑；敵人跑了，咱

們趕快追上去！」

張宗昌部下以白俄兵爲最善戰，亦最殘忍。這些白俄兵只懂得兩句中國話，一句是「張宗昌」，還有一句是「大鼻子」，因軍中稱白俄兵爲「大鼻子」。於是遇着軍中戒嚴，這裏喊：「口令！」白俄兵便答：「張宗昌大鼻子！」

浦口之戰，白俄兵被俘不少。黨軍以白俄兵罪大惡極，乃用繩將白俄兵魚貫而縛之，驅往殺場。昂首待槍斃，一無懼色。及黨軍提刀殺頭，乃跪下叩頭如搗蒜。

有一次，天津的一個大學請張作霖講演，張說：「他們喊我張鬍子，這是冤枉的！我小時候曾被鬍子拂去，但我並不會做過鬍子。他們又說我有許多姨太太。我那裏肯自己去娶這些姨太太？這都是那些臭官僚政客送給我的。不收又不好意思。」

褚玉璞爲保定河北大學校長，第一天到校，對學生們說：「做學生只管讀書好了，管什麼政治，談什麼戀愛！共產還可以，共妻萬萬不行！你們好好讀書便好，不好咱要拿來重辦！槍斃！……：：：：學校解散！」

「馬克思的書是應該禁止的，但馬爾克司的書却不必禁止。」北京的某警察總監會這樣說。

一個自命爲馬克思信徒的青年，他天天到我這裏來，把脚上穿的破襪悄悄地脫在我的房裏，把我的新襪悄悄地穿走了。

夏丏尊先生，是個很有趣味的人。他做了很多年的教員，討厭極了，會做了這樣一副對子：

「命苦不如趁早死，

家貧無奈做先生。」

又，他住在白馬湖時，門上貼了他自己做的對子：

「青山當戶，

白眼看人。」

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到北京之前一日，錢玄同先生到沙灘北京大學旁的一小飯館裏去吃晚飯，飯店裏的一個夥計對他說：「先生，明天北京城要不得了了，你知道嗎？」玄同先生覺得很奇怪，便問他：「爲什麼？」這個夥計悄悄地說：「聽說孫文明天要來了！」

數年前，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開年會，年會畢，我和陶知行陶文漢李寅恭張紹南諸先生同游青島（彼時青島尚在日人管理之下），李先生並偕其姪同行。李姪爲一美慧之十三四歲小青年。至青島後，大家參觀日本設立之各學校。一天，到一個日本小學去參觀，陶等先行，余及李姪落後。在小學運動場中，遇一日本小孩，頻頻舉其小手作拳向李姪作欲擊勢，李姪僅微笑頷之而已。余不禁憤然，向李姪說：「這小孩不過六七歲年紀罷了，你不一定打他不過，何不舉起拳頭來！」李姪仍微笑頷之而已。這件小小的事情像一隻鐵釘釘在我的心中似的，使我到今天還悲哀着，在舉拳與微笑的小孩們的姿態裏，可以預測中日兩國命運的前途了。

一個教育次長，到歐洲去考察教育一次。回國後，見着八個談比利時的教育怎樣，意大利的教育怎樣。一天，在教育部演講，這位教育次長侃侃而談，說比利時的大學有幾千幾百個學生，意大利的小學有幾萬幾千個學生，好像背眼一般似的。於是亡先生在旁邊聽了，笑着說：「也許比利時的大學生現在已經畢業了若干人了罷，也許意大利的小學生現在已經死掉幾個了罷。」

九年前，我窮居在南京旅館裏，同北京的胡思永章鐵民，杭州的曹珮聲汪靜之胡冠英程仰之通信做詩，三月不絕。後來這件事給胡博



士知道了，寫信來大罵我們，說：「你們做那些沒有『底子』的詩，何不努力學英文？」我那時很生氣，曾做了一首打油詩寄給胡博士，表示我的抗議，原詩如下：

你勸我不要做詩，

你說我的詩沒有『底子』。

究竟詩是怎樣的東西？

牠要什麼樣的『底子』？

我既不想做『詩人』，

也不喜歡學『名士』，

我只做我所不得不做的詩，  
因為我不能將我的感情生生地閉死！

民國前一年，胡適之先生在美國做了一首「孟夏」詩，內中有一句「榆錢亦怒苗」。當時胡先生的一個朋友看見，說榆錢是榆樹的子，不是榆葉，胡先生弄錯了。所以胡先生此後談詩，主張以實際經驗做「底子」。

名醫陸仲安先生，曾治愈胡適之先生之心臟炎腎臟炎重病，又曾以一劑藥治愈李石曾夫人之盲腸炎，西醫所謂不起之疾，經陸先生治

愈者極多。北京協和醫院以陸先生治愈胡適之先生疾，用黨參黃芪二藥甚多，乃將二藥用化學試驗，無甚結果，僅知二藥可以使肝變軟而已。

梁任公先生生平著作甚多，陳獨秀曾譏梁氏之學爲「浮光掠影」，然梁之著作精力，至足驚人。戴東原百年紀念，梁氏曾爲晨報作論文，後驅車至帝王廟開會，謂陳容曰：「我三日夜沒有睡覺了。」

梁任公先生在東大講學時，曾爲口誦粵謳一首：

「無情月

掛在奈何天！

月呀！

你照人離別，

爲什麼偏要自己團圓？」

中國鄉間有許多人，不主張洗澡，以爲洗澡是一種損傷元氣的行爲。（這，自然可笑得很！）上海的美國癩養院，却以洗澡爲唯一的治病方法，叫做水療。今年秋間，劉半農先生來上海，我陪他往訪陸仲安先生。談次，劉詢陸仲安先生，洗澡與心臟病有無關係。陸先生說：「中國古醫書上都不曾提起洗澡與治病的關係。」於是劉先生笑了，

說：「可見中國人是自古不洗澡的。」但陸仲安先生却以為洗洗澡會於病人有益。

胡適之先生與江冬秀女士結婚時，時爲陽歷十二月除夕，皓月當空，胡曾自撰聯：

「三十夜，大月亮。」

念七歲，老新郎。」

又一聯：

「環遊四萬里，

訂聘十七年。」

陳衡哲與任叔永結婚時，胡適之先生贈以聯：

「無後爲大，

著書最佳。」

胡適之先生在美時，曾和任叔永陳衡哲諸先生，閒以謎語爲戲。胡曾以唐詩「落花人獨立，微雨燕雙飛」打「倆」字，又「雙燕歸來細雨中」打「兩」字，俱極妙。又，陳曾以「宛在水中央」打英文字母一，爲 Water 中之 T 字，亦別俱心裁，極爲精巧。

胡適之先生在美留學時，初學農，一天上課時，教授拿了許多種類蘋果叫學生分別，但我們的胡先生，他竟分別不出。在胡先生看來，這許多蘋果的顏色都是一樣的。因此，他覺得自己的性情同農業不近，後來改學哲學了。民國九年秋，胡先生住在北京鐘鼓寺，庭前養了幾十盆菊花。思永天天拿水去澆牠，澆了幾天，菊花的葉子都漸漸爛掉了。一天蔣夢麟先生去看胡先生，在庭前見了這許多爛掉的菊花，就嘲笑他，說：「蘋果有色辨不出，園裏那配種菊花？」後來，胡先生曾做了一首「失望」的詩，寄給蔣夢麟先生解嘲：

菊花葉上沾着點塵土，

永兒嫌他們的顏色不好，  
他就用水來灑他們，  
說，「給他們洗一箇澡！」

過了幾天，夢麟見了大笑，  
他說，「適之家裏那配種菊花！  
把菊花的葉子都爛掉了，  
這難道是種花的新法！」

我也有點難爲情，



便問，「這是誰幹的事？」

怎麼把水淋菊花，

教葉子爛成這個樣子！」

永兒有點不服氣，

他說，「菊花不是能『傲霜』嗎？」

怎麼連幾滴水都禁不起？

這不是上了詩人的當嗎？」

後來思永又做了一首「答四叔的失望」：

我不是一個種植的專家，  
不曾研究過種菊的道理，  
但我用水去澆他們，  
卻完全是一番好意。

菊花不領我的情，  
葉子漸漸的都爛掉了。  
蔣博士見了笑胡博士，  
我又被胡博士做詩嘲笑。

我確是有點不服氣，  
並也想不出這是什麼道理：  
園中的菊花不怕雨來淋，  
院中的菊花怎的連幾滴水都禁不起？

可惜我不是一個種植的專家，  
不曾研究過種花的道理，  
但我用水去灑他們，  
卻完全是一番好意。

周白棣在北京工讀互助團時，一天，一個人跑到萬牲園水邊去自殺。走到水邊，忽然想起諸葛亮的出師表來，於是便暗暗地背誦，背到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兩句，胆子壯起來，又跑回工讀互助團，不自殺了。

織民在工讀互助團時，一個冷清的秋夜，曾做了一首詩，以寫那時情景：

將西邊的窗兒關起，

吩咐西風：

說

「你莫進來！」

你也許知道我是單衣薄被！」

將東邊的窗兒打開，

叫聲月兒：

「你快進來，

我房裏好添上一個人的影子。」

「如果我有錢用，我一定不贊成共產了。」一個青年這樣喃喃地

余在家時，曾見鄉人胡平輓其同學程樂亭一聯，此聯作於前清光緒三十幾年的時節，彼時胡平竟能用白話作聯，極爲難得，聯語亦極沉痛，記之於下：

「君多情，君最無情。看今日友朋，爲誰下淚？  
我欲哭，我不敢哭。怕他人父子，因此傷心。」

余在京時，曾作一聯，以輓三一八的犧牲者劉和珍楊德羣二女  
士：

「賣國有功，愛國該死！」

罵賊無益，殺賊爲佳。」

又，周作人先生當時也作了一幅輓劉揚二女士的輓聯，

「死了倒也罷了，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闥，親朋盼信。

活著又怎麼著，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，彈雨淋頭。」

周建人先生一次對我和小峯說：「黨軍初到上海時，民衆很活動。工人們很出力。工人們赤手空拳，拿着草繩去繳孫軍的械。並且私娼當日也大活動，曾參加民衆各種運動。」

一個兒子爲了要向人借錢，於是騙人說是他的父親死了，沒有錢

安葬。

陶知行先生的思想，也許有人不贊成，但幾乎沒有人不敬服陶知行先生的人格，那樣勤苦耐勞的農夫身手的人格！有一次，他笑着說：「一個人發怒的時候，最好是關起房門來拍桌子，桌子一拍，怒氣便沒有了。」

一個青年，拿着剃刀刮鬍子，鬍子太硬了，刮不下來。於是，把剃刀一丟，忿然地說：「鬍子這樣硬了，沒有老婆，怎麼辦？」



姊妹兩人同到日本去留學，同愛了一個男人，這樣的三角戀愛，竟沒有法解決了。痛苦得很。後來，姊姊同那男人說：「我同你去跳海情死了吧。讓妹妹再去愛個旁人，讓妹妹去享受幸福吧。」男人說：「好的。」於是兩人同到海邊去跳海。姊姊先跳下去，死了。那個男人仍舊活生生地回來，而且同妹妹結了婚了。

一個婦人，她的丈夫是學界的聞人，提倡古文，反對白話，以道德家自命的。可是這婦人見着人就喃喃地說：「我的丈夫真不得了！他變壞了，衣袋裏全裝了淫書。真不得了！我一定得離婚。哦，你贊成不贊成？……」

一個大學教授，在講堂上氣憤憤地對學生說：「我每天早上四點鐘就起來了。一天到晚這樣忙，爲了什麼呢？都是爲了你們咧。你們這樣不用功，真正把我氣死了！」

一個母親問她的大兒子說：「你有小弟弟了，你喜歡不喜歡呢？」兒子說：「我喜歡。」母親說：「你爲什麼喜歡呢？」兒子說：「我喜歡有個小弟弟，我可以欺負他。」

大學教授黃先生，（這位先生，曾勸人讀書要讀一百年以前的書，不要讀百年以內人的著作。）在一年暑假內，應了幾個大學之

聘。每個大學要支赴校旅費五百元，黃先生名氣大，況且這個年頭又是復古年頭，大學校正借這些古董增光。於是每校的五百元都匯去了，黃先生微笑地得了一筆大收入，躺到牀上仍舊吃鴉片，那裏也不去了。

大學教授顧先生，是瞧不起西洋人的。有一天他在圖書館看書，恰巧一個美國人來參觀，由圖書館人員招待。顧先生正坐椅子上看書——線裝書——看見美國人來了，鬍子一搖，兩腿一躍，登時坐到書棹上去了。他一手翻書，打起喉嚨吟哦，雙腳亂摔，等到美國人走到他的面前，他的喉嚨愈吟愈響，腳愈摔愈快，把腳上的布鞋摔落

下來了，接着是布襪子也掉下來，光着一雙肉腿，而且腿的顏色是像黑灰一般的，顧先生洋洋自得，以為美國人已被他侮辱，他是勝利了。

我幼時聽我的祖父口中所說關於王二瘋子的事情很多，近來都漸漸忘記了。所謂王二瘋子者，據說是徽州人。至於是徽州的什麼地方人，這個我的祖父可是沒有說。王二瘋子的父親據說是個宰相；至於是那個時代的宰相，這個連我祖父也不知道。但還有什麼關係呢？關於考據的事情，橫豎我們的貴同鄉胡適之先生自然會考據出來的。我的祖父已經死了多年了；我恐怕他老人家口中說的「王二瘋子」的故

事」將從此失傳，（旁人口中說的王二瘋子未必和我的祖父所說的相同。）趁着閒暇時光陸續把我沒有忘記的幾段故事寫出來。

（一）

王二瘋子的父親是個宰相；當時的皇帝和他結爲乾兄弟。因此，王二瘋子時常到皇宮中游玩。

一天，王二瘋子趁着無人的時節，用紅糖和其他食品搗成人糞形，放在皇帝所坐的椅子上。

皇帝來了，瞧着椅子上的糞，怒向左右的太監們說，「這是誰幹的！該死！」

太監們都惶恐面無人色了，大家俯伏在地上請罪。其中有

一個比較伶俐些的太監，想起王二瘋子在宮中常做那淘氣的  
事；因說，「這也許是王二瘋子幹的！」

皇帝也恍然悟了，因為他知道旁人決不敢做出這樣胡鬧的  
事；於是說，「將王二瘋子喊來！」

王二瘋子笑嘻嘻的來了！

「這是你幹的麼？」皇帝指着椅子上的糞問。「是的，」  
王二瘋子說，「我走到這裏，急着要『出恭』，一時找不着廁  
所只得坐在椅子上出了。想不到就是萬歲爺的座位！」王二瘋  
子說完了話，走到椅子面前，像狗一般的低下頭來把椅子上的  
糞都吃得淨盡；吃完了他又笑着說，「我自己『出恭』，自己

吃！」

皇帝和太監們於是全忍不住地大笑起來。

過了兩天，王二瘋子真的將他的糞，弄在皇帝的椅子上面。

皇帝來了，太監們也跟着來了。太監們瞧見椅子上的糞，於是便衆口一聲地說，「王二瘋子又來搗亂了！」「呵，可惡！把王二瘋子喊來！」皇帝憤怒地說。

王二瘋子笑嘻嘻的來。

「瘋子你這次要殺頭了，這樣胡鬧！」皇帝帶着恐嚇的神

氣，對王二瘋子說。

王二瘋子忽然大哭起來了。他瞧着椅子上的糞，對皇帝說，「萬歲爺！這不是我幹的！我自己的糞，我自己可以吃了牠；不是我自己的糞，我不能吃！這一定是旁人害我的——他們要害我吃糞。」

皇帝以為瘋子是不會說謊的。他想，這也許是太監們拿王二瘋子來開頑笑罷。於是向着太監們說，「好！你們大家把這堆糞吃了罷！」

太監們沒奈何，大家分吃了王二瘋子的糞。

(三)



王二瘋子的父親是個宰相，但他的祖父却是一個木匠；王二瘋子有一個兒子，後來中了狀元。

王二瘋子時常出去游玩。有時出去游玩的時候，用他父親宰相的儀式，有時出去游玩的時候，用他兒子狀元的儀式。

王二瘋子的父親知道了，怒罵王二瘋子說，「你這個瘋子！你用這樣闊氣的儀式幹麼！你真不知道羞恥！」王二瘋子回答他的父親，「我真不知道羞恥！我的父親是宰相，我的兒子是狀元；你的父親是木匠，你的兒子是瘋子！」

(三)

王二瘋子的父親死了。

許多官僚們來弔喪。王二瘋子自己接待弔喪的官僚。一隻脚穿了朝靴，一隻脚穿了草鞋。」

有人問王二瘋子。「你爲什麼一隻脚穿朝靴一隻脚穿草鞋呢？」

王二瘋子回答道：「我一隻脚穿朝靴，是接待朝中來弔喪的賓客；一隻脚穿草鞋是替我的父親帶孝。」

(四)

王二瘋子到街上行走，看見一家燈火輝煌，正在請客。王二瘋子想吃東西了，他瘋瘋顛顛地跑進去。

「你來幹麼？」門上的人看見王二瘋子衣服穿得破爛，擋

住他的駕。

「我！」王二瘋子奇怪了。

「走罷！」門上的人怒着眼罵他。

王二瘋子眉頭一縐計上心來。

王二瘋子把外面的破衣脫下來，裏面顯出黃袍玉帶的朝服。

門上的人呆住了。

王二瘋子大搖大擺走進門去，裏面正在聚餐的小官僚們看見王二瘋子身上金碧輝煌，都嚇得怔住了，大家俯伏在地上請罪。

「請起罷，諸位客氣什麼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坐在椅上大吃大嚼，狼吞虎咽地嚼了一飽。

王二瘋子嚼飽走了，然而小官僚們伏在地上不敢抬起頭來。

(五)

王二瘋子游西湖。看見了一隻糞船，糞船上坐着一個老年人。又看見了一隻官船，船上坐了太太小姐們。王二瘋子走到糞船上，問那老年人：「你願意發財麼？」「發財誰不願意。」老年人答。

「好的，願意發財，渡我到前面去，去撞那官船。」

「那可不能，因為坐船的是杭州知府的家眷。」老年人惶恐地說。

「有什麼呢？只顧去撞好了，弄出事來有我擔當。」王二瘋子說。

老年人果然將糞船搖到前面去了，糞船撞着官船，於是官船上的人們都震怒起來。

「是誰的船這樣胡鬧！」官船裏出來說。

結果是王二瘋子和那老年人都捉到獄裏去了。

王二瘋子在獄裏，毫不畏懼，只慢慢地拿起「瓜子鍾」來鏗瓜子吃。

「瓜子鍾」是金做的，於是獄吏們都懷疑起來了。

這莫非是王二瘋子罷？獄吏去稟告知府。

知府惶恐了，拿出公文來一查，果然是王二瘋子某日某時要至杭州來。

知府親自到獄中去要替王二瘋子打開鐵鏈。王二瘋子說，「不用罷，我從小便帶金鏈，鐵鏈却沒有帶過。」知府急了，跪在王二瘋子面前不肯起來。「要我解下鐵鏈麼？也容易。請你將那糞船用銀子裝滿，送那老年人回去。」王二瘋子說。

知府沒法，只得用銀子將糞船裝滿，老年人從此發財了。

蘇曼殊善畫，有一次，一個俗人拿了一張大紙來請他畫，這紙很壞！蘇曼殊當然不願意，後來那俗人吵不過，他只得畫了。他在這張大紙的東南角畫一隻小小的船，在西北角畫一個小小的人。那俗人看了，以為有意同他開玩笑，很不願意。蘇曼殊不慌不忙地畫了一條繩，一頭連在小船的頭上，一頭牽在小人的手裏。於是，便成了一幅絕妙畫圖了。

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，商務印書館有梁社乾的英文譯本。其書面包皮，畫一阿Q形狀，小辮赤足，坐在那裏吃旱煙。聞爲德人某君手

筆。有一次魯迅先生看見。笑着說：「阿Q比這還要狡猾些，沒有這  
樣老實。」

一個詩人，在中學裏教書，第一天上課時，全班一個女生沒有，於是詩人很失望，感覺到人生的無聊。第二天，從別班上轉來一個女生，脂粉滿面，身穿西裝，於是人生即刻有聊起來，詩人的臉上也充滿了喜悅了。下課之後，即刻到註冊課去查這女生的住處，準備做情詩送去，並且準備搬到這女生家的左近去住。那知道，詩人於某日下午，在校中當面遇着該女生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麻子。於是詩人非常生氣，因為他已經失戀了。



天津南開學校爲北方最守舊的學校。對於男女生交際，防範甚嚴。有一次，檢查得一封情書，係給某女士的，全書俱用報紙上的五號字剪成，故檢查者不能查出何人所寄。嗚呼，是可謂「不憚煩」矣！亦學校當局之嚴厲政策有以致之也！

吳建邦說，在比國的時候，每逢元旦，大家唱國歌。聽英法德各國學生唱起國歌來，都覺得慷慨激昂，令人起舞。獨有中國學生唱雲歌，一種不死不活的聲調，實在令人嘆氣。

讀明太倉沈荀蔚（豹文）著蜀難敘略，見有記「夢魂頭」一段，似可作鏡花緣內「伯慮國」的引證，記之於下：

……九月，遠近聞傳需夢魂頭十餘萬，將以祭遣陰兵。夢魂頭者，熟睡人面皮也。云此法起於滇黔。官面一可當十，婦人面一可當二。於是官不問文武尊卑，民無分男女老幼，皆恐失其面。或鄰右稀疎者，必移就人衆之所，十數家聚如一室，積薪蒸火，持器防護，面面相覷，數千里無一睡夢。人有溲便之類，離其本位者，將至，必自道其姓名。偶忘之，則羣挺奮擊，不及一言而死，夫婦兄弟相擊死者，官亦不能罪之。每夜則遠近喊震，問之：或云見持刀人化貓犬而逝。或云，誤擊某

人死。如是數月，乃已。然實未聞失面者幾何人，不知是何妖術也。

嚴幼陵用「先秦諸子」之古文譯天演論羣學肄言等書，頗爲近世學者所譏，然嚴在當時，影響實大。天演論羣學肄言諸書，卽窮鄉僻壤之白髮學究，亦爭先購讀。「物競天擇」一語，幾可代「子曰」「詩云」而爲學究之口頭禪。余幼時在鄉，曾見一老學究專書一聯：

「詮自由理，推約翰穆；

持進化論，首達爾文。」

約翰穆卽著 On Liberty 之 John Stuart Mill，達爾文卽 Charles Darwin。此聯

牽強姓名，雖極可笑，然亦可見嚴氏譯書之深入當時學究之心。吾人設想當時嚴氏果用白話譯書，如教士之以白話譯「聖經」，則老師宿儒，或當見而却走。「聖經」假上帝之名，金錢之力，教士之吹噓，而在當時中國，除一般「吃教」之徒生吞活剝外，智識階級幾無人過問，以歷史眼光觀之，我們殊不能厚責嚴氏也。

新青年諸公提倡白話文，大罵「桐城謬種」「選學妖孽」時，當時一般遺老遺少，甚為不平，羣思還罵。嚴幼陵時在天津，對遺老們說：「你們還是不要和他們相罵罷，你們一定罵他們不贏的！」

民國七八年，我在津浦京漢兩路遊行，據鐵路人員言，火車頭工人每年第一次開車時，必燃放爆竹，用豬頭請神，以求一年之平安。蓋工人以爲火車出軌，兩車相衝等，俱有鬼神驅使者然。以如是毫無科學頭腦之工人，役使科學發明之利器，亦何怪危險之疊出耶？

我們知道文人做文章大都喜歡在晚上，因爲晚上比較靜寂的緣故。法國巴爾紮克(Balzac)就是晚上做文章的人，他曾告訴Gautier，說做文章的人應該半夜起來拿筆，白天不能做東西。據Brandes說，巴爾紮克做文章的勤苦是值得佩服的。他簡直不肯睡覺，七八點鐘上床，半夜又起來，咬起牙齒工作，直到天明。到清早總是疲倦得要命，眼睛睜不

開。怪不得巴爾紮克的作品那樣深刻，原來這些作品全是半夜裏絞心血絞出來的。我們的魯迅先生創作的時間也在晚上，他晚上簡直不睡覺，早晨六七點鐘到十二點鐘纔是魯迅先生的睡眠時期，所以上半天要去找魯迅先生的人一定找不着。而且，魯迅先生創作時還有一個癖性，他不能聽見什麼擾攘的聲音，就是輕細的脚步聲也會使他老人家丟下筆來的。

我們績溪的鄉民，幾乎沒有不知道胡梅林（宗憲）的，關於胡的傳說頗多。胡的故里離余鄉十里，今尚有遺跡可考，如所謂「上馬石」「下馬石」等，又胡之神道碑亦巍然尚存，其幼時在一山上讀書，其

山與胡之故里隔一衣帶水。梅林爲明嘉靖進士，擢御史，巡按浙江。後以平五島大王汪直（歛人）及倭功寇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兵部右侍郎，右都御史，太子大保。卒諡襄懋。小說綠野仙蹤中之「平倭」一節，詆胡梅林甚力，然梅林武功，在明代實爲佼佼。徐文長曾受知於梅林。近人某著有五島大王一書，余未見。

績溪爲彈丸小邑，故梅林傳說竟流傳二百年而不衰。余幼時屢聞父老言之。如：梅林幼時，在山上讀書，一天，回家，家中正造屋，梅林對嫂嫂說，「嫂嫂，我家的大門爲什麼開得這樣狹？」嫂嫂說：「這還不夠進出麼？家家的大門是一樣大的。」梅林說：「不行！我

將來坐了八人轎就不夠進出了！」又，關於梅林死的傳說，說梅林有意謀反，在汪村（離梅林故鄉十里）造宮殿，今遺跡尙存，爲越國公（汪華）廟。梅林後來是吃鶴頂紅死的，等。

休甯古城巖風景絕佳，上有巨石，突出巖頂，危立險絕，明金正希先生在休時，每日危立石上，足出石前五寸，以之練心，故稱曰「練心石」。

（中國人名大辭典頁六一三）

金聲，明休寧人，字正希。好學，工舉子業。名傾一時。崇禎初進士，授庶吉士。乞面陳急務，帝卽召對平臺，不用。



遂屢疏乞歸。久之，廷臣交薦，卽命召用，未赴而京師陷。福王立於南京，詔擢左僉都御史。聲堅不起。南都陷，糾集義勇，分兵扼六嶺，貴池吳應箕等多應之。乃遣使通表唐王，授右都御史，總督諸路軍，爲清所執，不屈死，謚文毅。

民國十六年北京南北新華街頭，開了一個門，本來已請華世奎寫好匾額，叫做「和平門」，後來又改名爲「興華門」。據說改名的原因，是因爲：「北京大城中間有個正陽門，所以元朝亡於至正。左邊有個崇文門，所以明朝亡於崇禎。右邊有個宣武門，所以清朝亡於

宣統。」和平二字因與蔣中正的名字有關，爲免了「中正和平」的讖語，所以改了名字。

康有爲張勳復辟失敗之後，辜鴻銘在北京，對旁人說，我說兩句宋詩，你們猜猜是指誰。詩曰：「荷燼已無撐雨蓋，菊殘猶有傲霜枝。」旁人說：「不知道。」辜說：「上句是指張勳的紅纓帽，下句是指康有爲的辮子。」

余十九歲時，因爲窮得沒錢讀書，在東南大學當書記。那裏的書記有個領袖，我們叫他做「書記頭」，此公很壞。他每天要我們寫一萬

字以上的講義，不及一萬字要扣薪。我們每月薪水十八元，每天平均得六角錢。每千字只合到六分錢！並且一個字也不許潦草。我本來想一面作工，一面讀書的，但是後來整天寫鋼筆版，把手指都寫腫了。（現在，我的手指上還留一些傷疤，可做紀念。）那裏還有心想法讀書。我當時曾填了一首憶江南詞，以寫所恨：

讀書夢，

從茲不復生！

鎮日長陪管城君，

手兒破也眼兒昏，

一刻不敢停。

一個不懂日本文的人，他翻譯了許多日本書籍，成爲名流了，（因爲他是個名流，所以總說旁人的「地位很低」。）他收買旁人從日本文譯來的稿子，每千字出三角錢，他拿來之後，略改幾個字，賣到大書局裏去，每千字可得三元至五元。他五年以來，全賴這個買賣生活，現在他已在上海灘上住起大洋房，面團團作富家翁了。

中國的某「新進作家」到日本去，佐藤春夫請他遊玩，一天花去八百金。後來，佐藤春夫到上海來，某「新進作家」一晚大邀中國文豪，於某飯店爲佐藤春夫洗塵。客人多到了，佐藤春夫也到了，大家

歡宴，散了，然而某「新進作家」還沒有來，於是，飯店侍者來要錢，佐藤春夫只有自己掏腰包。因為定席的牌上明明的寫着，是歡迎佐藤春夫呢。過了幾天，某「新進作家」又去邀佐藤春夫，說明早陪他到南京去玩，中央要人對佐藤春夫很歡迎呢。明早佐藤春夫到滬甯車站去了，火車開了，然而某「新進作家」仍舊沒有來！於是，佐藤春夫大懷爽，連呼受騙不置。

友人曹珮聲女士自南京寄書，附卜算子詞，錄之於後，亦可見珮聲之最近感想也：

人情薄似煙，

親友都難靠。

努力專心學種田，

何患無溫飽？

鎮日掩長扉，

不許閒人到。

赤足蓬頭任自然，

獨賞新詩好。

一個在國民大會斷指的愛國青年，在未斷指以前，曾問人有沒有

什麼止痛的藥水。

孫伏園兄是個忠厚長者。生平絕無情史。但幾乎每個女性，在他的眼中，俱看出優點。某女士，年老未嫁，瘦骨如柴，但伏園很贊美她，說她笑得好。那年在清華學校開會。有一個山東女子，有神經病，每天持了名片，拜訪男人，久久無應者。伏園很不平，說：「人不可以貌相，這個女子也值得一捧。」他又曾做文章捧過戲劇學校女生吳瑞燕，叫「吳瑞燕萬歲！」以是，爲人所笑。朋友C先生對於伏園有句絕妙評語，「伏園有疾，伏園好色！」

齊燮元爲江蘇督軍時，有一天，在河海工程學校演說，說：「隋煬帝造龍舟，龍舟就是現在的輪船，輪船也是中國發明的。可惜那時的龍舟沒有蒸氣機！」

李守常先生死後，朋友中有人曾想將守常的遺文集爲一卷，由北新印行，後聞有旁人已從事收集，乃罷。守常先生在新青年所作論文，（彼時李先生尙未信仰共產主義！）流麗暢達，極能感動當時青年的心。新青年五卷三號，曾載李先生山中卽景一詩，李先生所作詩此外竟未見有發表者，乃記之於下：

一，



是自然的美，

是美的自然。

絕無人迹處，

空山響流泉。

二，

雲在青山外，

人在白雲內。

雲飛人自還，

尚有青山在。

傅斯年從英國回來，一個朋友見着他，這個朋友聽人說，傅在英國治弗勞特 (Sigmund Freud) 的「心理分析學」甚用功，因同他談「心理分析」，談了一會，傅忽然說，「我對於史記却很有研究，背得很熟。」

民國十三年冬天汪精衛代表孫中山先生，在京津接洽事件，凡國民黨當時與段祺瑞晤面接洽各事，概由汪精衛任之。及段爲執政，一日，汪往吉兆胡同與段晤談，談了半天，段問左右說：「這位談話的是誰？」

吾國革命文學家有以梁山泊好漢殺人放火爲「革命」行爲，又有贊美各地土匪之奸淫燒殺行爲爲代表時代的「反抗」精神者，偶在一種小報上看見記載「魯匪」之消息一則，似不可不錄出以供革命文學家之參考：

張宗昌陷烟台時，魯匪蠶起，卽墨陷於匪者累月。匪擄得婦女，姦之未足，則取爲樂。驅肥豕一，以術使豕其陽，納入婦女之陰，然後取器，輸氣入豕腹，漸漸腹如七石瓢，而陽物亦隨之以膨漲。豕則狂喘；婦亦哀喘，匪乃大樂。匪姦婦女爲最尋常事，姦十二三歲之幼女，亦不足爲奇。余戚自豫來，曾落盜窟。云親見匪自匪牢揀選婦女五人，男子五人，各裸其體，

自爲支配，成爲五雙，使互淫之，須盡其性，匪則飲酒恣觀於旁。

又有一婦，攜一襍襪與俱。匪惡襪兒之夜啼，乃煮沸水於釜，奪兒推入，未幾，肉化而死，取出，以刀分成小塊，持以納婦食。婦拚死力拒，終以不耐刑迫，卒食之。匪忿乃平。嘗有二匪，爭一美婦，各以刀相見。肉搏之際，有別一匪任和事老，二匪寧爲玉碎，不爲雙全，各割婦一乳。婦暈絕，而匪和矣。

匪之最慈善最和平之娛樂，卽驅所掠之婦，使羣裸體，授以樂器，跳躍吹打，繞行四周，顧而樂時，則任擬一婦而淫之，絕不避人。

風中隨筆

文苑  
雜錄

胡適之先生說：辛克萊的著作在文藝上的價值，不如得諾貝爾獎金的路易士。他說，中國人因為要找時髦的普羅文豪，所以找着辛克萊。其實辛克萊的屠場，煤油，波斯頓等在一方面說來，正同中國的官場現形記，老殘遊記等書，有同樣的意味，是暴露社會的罪惡的。

章鐵民寄居儉德會樓上時，曾見一個美國留學生，也住在樓上。這留學生，到處向人借錢。說是在一外國通信社裏，當翻譯的。鐵民問他薪水若干？他豎起兩個指頭。鐵民說，每月是兩百嗎？他點點頭。後來鐵民從旁人方面打聽來，他每月的薪水是二十元。儉德會的茶房曾警告鐵民，叫他不要讓這留學生進房，說是連襪子也要偷的。

張元長教人作文，云：「作文如打鼓，邊鼓須極多，中心却也少不得幾下。」（賴古堂尺牘卷四）

近來頗留心南社一派的文學，我以為南社的文學有許多可算是民

族主義的文學（如汪精衛，宋教仁，柳亞子等的詩詞）。在時代上說來，民族主義的文學，已發生於清末，可惜此點，現在高談民族主義的文學的人，多不曾注意。我想選一册南社文存，並作長文說明。

丁裕長君問我有什麼書可以帶到滬杭路上去看。我說：「一本伏爾泰的慧第德（Voltaire: Candide）一本法朗士的伊畢鳩魯園（H. France: Gardens of Epicurus）。」

胡適先生曾忠告一個書店老板，說：「青年人需要麵包，你們不要把石頭當做麵包出賣。」



一個商務印書館的館員，曾說王雲五的事業是「四，百，萬。」  
（按：「四」是四角檢字法，「百」是百科小叢書，「萬」是萬有文  
庫。）

在精神上說，純潔的戀愛，可使人返老還童。

近來頗愛填小詞，前曾填浪淘沙一首，前數句云：「暮雨滴成  
愁。愁上心頭。一生煩惱爲風流。總是相思添病也，病也堪羞。」友  
人顧壽白醫生云：「我想送你一個國章，上面彫着四個字：一生風  
流。」

劉大杰君抄示虞美人（東京雜詠之一）詞，頗纏綿可誦，原詞錄下：「香唇薄似櫻花片，淚滴芙蓉面。兩眉深鎖怨何人？爲問阿誰對此不生情？湖光買得他鄉好，醉後君前倒。醒來依舊是淒涼，舉眼樽前不見美人粧。」

胡適先生的四十自述，頗爲學界所傳誦。劉大杰告我，胡因地位關係，文中將不寫戀愛的故事，我覺這很爲可惜，是文學史上一大損失。

林語堂先生的父親，爲一有名牧師。林先生自言，幼時受耶教影響甚大。稍長，漸對於耶教教義加以懷疑和反抗。最初不相信是耶穌爲大家贖罪等說。以爲人本無罪，又何必要耶穌去贖。但對於上帝一觀念，終未能打破。林先生想：「假如沒有上帝，人類又何必去行善呢？」後遇劉大鈞先生，劉先生說：「因爲是人類，所以要行善。人類是爲了人類行善，並不是爲了上帝行善。」林先生聞言大悟，上帝觀念，因之打破。

林語堂先生自言，他的文學思想，可說是一個「寫實的理想主義者」。

楊昌溪言，四川某女師宿舍，一夜有賊入室，房內有數女生爲賊所驚醒，知爲賊，各縮頭入被，屏息不敢作聲。及賊去良久，諸女生乃徐徐從被中將頭伸出，互相驚問：「賊去了沒有？」時箱中衣物，情書等件或已隨賊飛走，或零亂地上，諸女士乃吊起喉嚨大喊：「有賊來呀！捉賊呀！捉賊！」

康有爲晚年自號爲「天游化人」，又號「游存老人」，有一個大圖章，上刊云：「維新百日，出亡十四年。三周大地，游徧四洲。經三十一國，行四十萬里。」此老氣概，畢竟不凡。

我討厭的不是馬路上的流氓，而是，那些冒充君子的朋友。

胡適先生教我們怎樣讀書，他說：「讀書的最好方法是尅期。」  
按：尅期即預定一本書何時讀完，便當準時讀完。

在杏花春酒樓上，聞劉半農先生云，梅郎在美國得博士的消息傳到中國時，曾見一小報上，繪一掃地的人，上面戴着博士帽子。

胡適先生四十生日，湯爾和贈以聯：「何必與人談政治？不如爲

我做文章。」

一個普羅文豪因為要參加南京路的示威，於是坐了黃包車在南京路上繞了幾個圈子。

讀 *The Hindu Art of Love*，其中所記接吻，種類頗多。因憶疑古玄同先生，生平不懂接吻。一日，在苦雨齋閒談，疑古翁問：「接吻應他先加諸伊乎？抑伊加諸他乎？兩口相親，究有何快樂與意義乎？」座上有客，欣然答曰：「接吻，有女的將舌頭加諸男的口中者，有長吻，有短吻，有熱情的吻，有冷淡的吻。」疑古翁聞之，喟然嘆曰：

「接吻如此，亦可怕矣！」

「笨女人心目中的丈夫，是個孫悟空，到處都會給女人愛上的。」

「我不嫌你腿細，不怕你腳小，只怕你扭！」一個丈夫這樣對他的妻說。

「學生滿，天下反，學生狂狷，中國滅亡。」一個老頭子這樣說。

「女子纏腳，可以分別男女。現在滿街的大腳奔走，成何體統！」

一個老太婆這樣說。

走到學校，看見女生宿舍門口，貼着許多標語：

- 一、「日本的兵士是喜歡你們的櫻唇的！」
- 二、「今女不知亡國恨，國亡猶作鋼琴聲！」
- 三、「日本的兵隊來了，你們伴他們去跳舞吧。」
- 四、「你們不要害怕，日本打來了，我們有美國兵艦保護！」
- 五、「趕快的搽粉抹脂吧，日本兵來了，你們還不表示歡迎

嗎？」



「你把頭髮剪去，穿上長袍，你總不能跑在澡堂裏，和男人一塊洗澡。」一個媽媽這樣罵她的女兒。

林語堂先生說：「文豪莫泊三，曾愛了一個女子，那個女子後來得了肺病，瘦了。於是，莫泊三又去愛了一個胖女子，把瘦的丟了。那瘦女子住在醫院裏，妬恨交迫，無錢醫治，眼看快要死了。她告訴她的醫生，這個醫生是莫泊三的朋友，她說：你去叫莫泊三來看看我吧，我今晚就要死了。那醫生趕快去告訴莫泊三，要他來看她。莫泊三答應晚上來。那醫生回去把這消息告訴那瘦女子，她快樂極了。從病床上疲乏地起來，趕快搽粉抹脂，又把一件破舊的花衣服穿上，端

坐等待莫泊三。一等也不來，再等也不來，三等也不來。那瘦女子，就在可憐的期待的晚上死去了。然而莫泊三終於沒有來！」

「報紙上的話全是假的，只有所登電影廣告是真的，說什麼電影，就演什麼電影。」Mabel女士說。

萬國同贈我的對聯：

「衣冠齊楚，

萍水相逢。」

白薇女士與楊騷吵嘴，說是要把楊騷殺了。於是楊騷硬着頭皮走到白薇身邊去，說：「你殺了也好。」白薇拿了一把剪子，把楊騷的頭髮剪了一些，這樣，就算「割髮代首」了。

北大同學張國燾（此公現在鬧起來了，貴爲江西蘇維埃副主席）在北京時，一次，警察們來捉他，他正同一女學生同睡。

警察：「這女人是誰？」

國燾：「是朋友。」

警察：「朋友也可以同牀睡着嗎？」隨即伸起巨靈掌，給國燾一個嘴巴。

國慶：「不……不是，是夫婦，夫婦！」

警察：「剛纔說是朋友，此刻又說夫婦，中國就壞在你們這些共產黨身上。」接着又是一個嘴巴。

何炳賢兄的未婚妻，遠在廣州讀書，他們倆每天寫一封情書。何先生笑着對我說：「我的未婚妻是學文學的，她每天寫給我的信，都寫得很長。她對於風哪，月哪，樹哪，都很能發生許多感想，寫出許多美麗的句子。可是我却不能。我每天都很忙。只能花五分鐘來寫情書，所以寫得很短。」

我笑着說：「你是國際貿易局長，每天抄上一些國際貿易報告

表，自然情書也可以寫得很長了。」

柳亞子先生見示郁達夫先生「北征雜感詩」二首，可見此老憤慨  
之一班：

(一)

傷心忽見秣陵秋，

梁燕爭棋局未收。

一着何人輸始了，

平西耿尙不同仇。

(過南京)

(二)

秋雨秋風遍地愁，

戒嚴聲裏過徐州。

黃河偷渡天將曉，

又見清流下濁流。

(過徐州濟甯弔十四人)

實天鵬兄在彌羅上寫着：

「藝術！愛情！戰爭。」

我想：「日本人一定振振有詞了，他們打上海，是戰爭，是愛

情，也就是藝術。」

江瀚先生每見人，第一句話是：「今天天氣，哈，哈，哈。」

北平女師大有一個女生，聽過汪精衛先生演講，心慕汪先生面貌的美（汪先生的美是有名的，胡適先生第一次看見汪先生，回到鐘鼓寺舊居，嘆息着說：「汪精衛真是個美男子！」），把汪先生的相片，貼在牀上，有同學替她介紹男朋友，便說：「那男人像不像汪精衛？那男人像不像汪精衛？」

父親與兒子下棋。

父親輸了，

兒子贏了。

父親把棋子一丟，棋棹一推，大罵：

「逆子！逆子！」

近來看見胖子就羨慕了，爲了自己病得太瘦了的緣故。

創作家可以有許多女人們刻在他的心裏，不應該有一個女人跟在他的身邊！



看見雜誌上許多人通信討論許多不相干的問題，想起幾年前，胡適之提倡多研究問，少談些主義，於是有一個不相識的青年，寫信問他：「我的嫂嫂打了我一個嘴巴，這個問題你看怎樣辦？」

姊姊說：「陳先生的書架上這樣的雜亂。」弟弟說：「不要緊，文學家的書架都是那樣亂的，魯迅的書架也是那樣亂的。」其實弟弟雖然看見過魯迅，却並未看見過魯迅的書架。於是我說：「魯迅的書架一年四季都是理得整齊的。」

因為我躺在牀上吐血，於是學校裏有人以為我兼差去了。

某文豪說某女士的劇本是不革命的。某女士說：「你怎樣知道我的劇本是不革命呢？你看完了劇本的末一節沒有？」某文豪說：「我不看，我只看了這劇開始幾句話，便可斷定你是不革命的了。」

顧壽白醫生，嘗於四馬路某處宴後，在街上行走。一乞丐尾之，顧與以小洋兩角，該乞丐忽然破口大罵道：「兩角小洋，——誰要你的兩角小洋！——給我兩塊錢也不要！——昨天我還是二十萬的富翁呵！——」

在滄洲飯店，見胡適之先生，我說：

「胡先生，你對於普羅文學的見解怎樣？」胡先生很簡單的說：

「我還沒有看見什麼是普羅文學！」

一九三十年夏在莫干山，聞黃亮先生言康南海幼時甚勤學（康南海與黃先生同鄉）行坐不離書卷，村人呼其為「懸爲」。黃君宅中懸有康氏手書聯：「大翼垂天四萬里；長松拔地三千年」可見此老孤高風格。又有手書橫披一，曰：「千金買駿馬之骨」。上有長方圖記，曰：「御賜天孝堂」，旁作龍紋，據云該圖記最爲南海所珍，不輕使

用云。

我的朋友徐仲年先生吃得很胖，身體很強健。他同他的法國太太感情很好。有一天，我問他：「老兄怎樣這般康健？」「詩人」華林在旁邊聽見了，他說：「仲年是受法國太太管理的，每天要吃一定分量的牛乳，走一定時間的路，吃一定分量的麵包和牛肉，所以能這樣康強」。說完，「詩人」華林又嘆息地說：「別說是養人，就是養馬，這樣也要養肥了。」於是，此後，我們就戲呼徐先生爲「馬」。

許多留學生從法德回來，一經過西伯利亞，到了哈爾濱，便馬上

刻起博士頭街片子了。

陳公博先生請我喝酒，陳太太，曙天全在座，還有何炳賢兄及孫嚴郭諸君。酒酣，陳先生說：「我們外面談革命，回到家裏，見着太太，乾脆不要談革命了吧。」於是，座中有人說，「對太太，應該講共和。多數的太太，總是講法西斯蒂的！」何炳賢兄聽見我的話，望了望陳太太和曙天的臉，他沒有說話。

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文科大樓的四樓上講 *New Poetry* 時，我同鐵民，常去偷聽他的講演。有一次時候是嚴冬，西風是很緊了。胡先生

講書正講得起勁，忽然走下講壇，快步到窗前，把兩扇玻璃窗子統統關上了。我同鐵民回頭一望，那坐在窗前的兩個女學生，臉孔都不由的紅起來。

D. H. Lawrence 的著作頗使我喜歡，我尤喜歡他的 *Lady Chatterer's Lover*，可惜此書在中國不易買到，看過的人不多。書宗旨，正如他自序所說，*I want men and women who able to think sex, fully, completely, honestly and cleanly*，這真是一部奇書，比金瓶梅還奇。「從舊世界到新世界要從生殖器過渡過去的，沒有受過戒的人，不能看信書。因為他是一部「受戒者的文學」(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) 作品。

有人問陳公博是怎樣人，他說：「我一半是書生，一半是馬路上的搵三。」

妻：「你再愛那個女人，我用手槍把你打死。」

夫：「打死也好。省得叫我去愛我不愛的女人。」

一個普羅文豪，有了一個十九歲的女愛人，很漂亮，到處對人說，我的愛人怎樣懂得革命，怎樣勇敢，等話。後來，那普羅文豪窮得連香煙也吃不起來，於是那女人就悄悄地跑開了，從此，那普羅文

豪見着人就說：「女子多是小資產階級，不懂得革命。」

在江西，傳說所有的狗都槍斃了，因為狗是幫助富人，壓迫窮人的。

我想了一副對子送給「詩人」華林：

「但丁神曲；屈原離騷。」

王獨清詩人在他新出版的我在歐洲的生活上批着兩行字：「新詩一卷無人問，獨向夕陽哭一場。」（我在余慕陶的桌上看見。）



姚名遠君有一副對子描寫他自己：

「三思而行，一敗塗地。」

滬江大學新來了一位美國教授，校長介紹他，津津有味地說：「這位教授是值得欽佩的，因為他不用學校裏的錢，他的薪水是他的父親給他的。他的學問，科學哪，哲學哪什麼都好，尤其是英語，他說得特別好。」

湖北考小學教員，題目：「黃河發源於何處？」

一位老先生的卷上寫着：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。」

一個計文上寫着：「我的父親，生平最欽佩社會主義，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個人主義。」

一位新從德國學軍事回來的留學生，在一處講演，說，「我們不  
但要研究什麼科學，中國這樣弱，我們該發憤，碼格裏兮……！」

一個朋友等到他的演說完，因為「碼格裏兮」四字不懂，問他說  
的是德文，是英文，是法文。

那留學生說，「是中文，你爲什麼不懂？」

原來是「馬革裹尸」，誤爲「馬藪裏尸」。